

落叶纷纷

子薇

一阵雨过，一阵风过，便有树叶悉索而落。冬天雨多，风也多，树叶在枝头待不住了，你追我赶地离开。也有不为所动、少为所动的，譬如，松树、柏树、女贞、香樟。

冬天的风是一枝画笔，把银杏叶画成了黄色；把枫叶画成了红色；把紫薇叶画得半黄半红；剩下的红色颜料，顺手就画到了香樟树上，在绿叶丛里，间或地跳出几片红叶，因有大面积绿的衬托，那几片红得惊心动魄甚是亮眼；后来，颜料全部用完了，一些树便被画成了秃枝。

其实，叶片落尽的树们，也是好看。

万物凋零的深冬，柳树的叶片枯萎落尽，点点绿意，蹒跚着离去，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写满了寂寞和苍凉，尽管如此，其风骨尚在，你若是用心细细地品味观赏，会发出由衷的赞叹——看得出来，年轻的时候，是个一等一的美人。冬日寒瘦孤清的柳树，仿佛身材高挑的女子，有着精致的五官，却是不施粉黛，素面朝夭，一袭冷色长裙或者风衣，一肩纷披的笔直长发，气质里有着如菊的淡雅，还有一份遮挡不住的飘逸和飞扬。那份飘逸和飞扬，来得很温和，便是如锥的眼神，都搜寻不着一丝跋扈的痕迹。无论是静静地站立着，或者踽踽地行走，都自成一处风景，经得起推敲和欣赏的好风景。我喜欢看深冬的柳树，叶子落尽，只剩下一树枯枝，虽是水瘦山寒，依然呈现出不容小觑的凛然风骨，画卷一般。那画，工笔绘就。

要看秃枝，最好是冬天，去北国。那年深冬，在北京，除了偶尔晃入眼帘的松树，目之所及，几乎都是光秃秃的褐色树干和枝条，那般萧条，那般肃杀，却也有别一般的美，肆虐，凛冽，寒瘦，荒芜。有一种疼，横在心间——那是油然而生的对于苍生大地的悲悯，几乎要逼着清泪夺眶而出。

今年深秋，去山西，刚下飞机，

便是寒气袭人。一路上，大片大片的白桦林，树叶落得一片都不剩了，只有参天的树干高高地挺立着，在不见绿意的山脚下，在绵延无边的高速公路旁，它们静默着，不发一言。夕阳横扫过来，与我们所乘的汽车比赛着奔跑。我从包里拿出手机，对着夕阳，对着晚霞，对着起伏的山峦，对着一棵一棵飞速掠过的光秃秃的白桦树，拍下了一张又一张好看的图片。

在各种色泽的叶片里，我最喜欢的是一树黄灿灿的银杏叶，哪怕它们落进花丛落进草丛落到地上了，也无改我在走过时，眼光不错地盯着它们贪婪地看。清晨或者雨后，看到落在地上被夜色或者雨水洗净的扇形叶片，我便想弯下腰去，一枚一枚地拾起。前番在山西晋祠，一棵粗大的银杏树下，扇形叶片落在碧绿的草地上，直在碧绿的绒毯上又铺上一层金黄的绒毯，好些漂亮的女子一个一个前赴后继地奔跑过去，摆出一副慵懒的侧坐造型，留下一张又一张美丽倩影。

落叶，有时候助于情调的彰显；有时候，却又成了悲情的烘托。

电视剧《围城》里，婚后与孙柔嘉感情上渐起鸿沟的方鸿渐，结尾处，二人的矛盾更是进入了白热化，饿着肚子又挨了孙柔嘉扔来的象牙梳子把面颊砸得红肿的方鸿渐，夜晚迎着冷风出门，树上的黄叶纷纷飘下，满地落叶，尽显凄凉。

入冬有些天了，天气依然暖和，但是，小区边那一方水塘里，原本绿意盈盈姿态饱满的荷，最终还是败给了肃杀的节气，由微黄，到枯黄，到焦黄，渐渐地，阔大的叶片卷曲，水分继续被风抽干，成了褐色。远远望过去，那一方水塘，成了一位身上脸上铺满老年斑的耄耋之人。风声，雨声，都是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，我喜欢，无数的人都喜欢。只是，我的喜欢，是浅层次的俗世的喜欢，而李商隐的喜欢，是诗意的高雅的。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，那是李商隐诗中的句

子。冬日里，我喜欢立在盛满枯荷的水塘边，暖阳照过来，落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世界是立体的，世界却又是静止的，偶有几只鸟飞过来，蜻蜓点水似的，围绕水塘旋了两圈，又飞走了，仿佛不曾来过。

与一些树叶相比，荷叶的意志似乎坚强得多，哪怕风吹雨打，哪怕雪压霜欺，却是咬紧牙关挺立着，它们紧紧地联结于荷梗上，不离不弃。那些褐色的阔大叶片下，隐藏着不落的光芒，还有生生不息的希望。来年初夏，新的荷叶从水底钻出来，站上荷梗，那些早已枯去的陈年的荷叶，才齐齐地深入水底，却是让人以为，它们从来不曾衰朽过。那般风骨，让人敬畏，犹如一类人，譬如霍金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便是人间至宝；即便肉体离去，他的精神他的智慧结晶，却是永垂不朽。

欧·亨利的一个短篇小说里，年轻的画家琼西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患上了严重的肺炎，且病情越来越重。作为画家的她，将生命的希望寄托

在窗外最后一根藤叶上，以为藤叶落下之时，就是她的生命结束之日。于是，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念。她的朋友苏，很伤心，将琼西的想法告诉了老画家贝尔曼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屋外的风刮得那样凄厉，那片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，但它一直缀在高高的小藤枝上。琼西看到最后一片叶子在凛冽寒风的肆意吹打下不屈不挠，自己为什么不能？于是重拾生的信念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那片顽强的叶子，其实是一幅画。年过六旬的画家贝尔曼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为了画上最后一根藤叶而着凉，染上肺炎，不幸离世。撇开“不落的树叶”背后充满爱心、可亲可敬的老画家不谈，琼西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，是一次生存与死亡拔河的过程，其间，毅力、意志、信心最终胜出，将生命之火蓬勃点燃。

叶片生时，我们是欣喜的；叶片落时，我们的心被牵动——对于生命的可贵，我们敬畏，我们感恩。



冬闲对弈（油画） 徐淑荣 作

凉而有质感。

冬至了。突然发现西河滩栖满了乌鸦。黑黑的鸟，洒在长长数近千米长洁白的沙滩上，像妈妈煮的糯米饭，上面洒满黑芝麻粒。“黑芝麻”均匀散开，且时有小范围驿动。乌鸦们从哪儿来，为什么聚集于此，它们是把这当作一场必经的盛会，还是仅仅作为临时客棧？这么统一着装是共赴一场盛大派对吗？它们仿佛在静静等待，等待音乐响起。一律等距离站着，绅士般互不打扰。这么多的客人，西河准备的晚餐在哪？最终乐声也没有响起。晚霞占据了天空，把热闹挤向了山的那一边，于是沙滩上就只剩下了等待——等待夜幕降临。黑暗的幕布罩下来，会给这些乌鸦们一些安宁和温暖吗？夜里，我在温暖的床上，想着这些乌鸦们，不知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。

鸟 翠

杨晓红

的衣衫，这宽阔的河面本就是它的家园，完全不必害怕面前这个人。它让我能够仔细看看它，近距离地欣赏它的美丽。我知道，它叫翠鸟。

最稀罕的是水鸟们。白色的，黑色的，远远避开人群，却不离开水。尤其爱看白鹭。你把它当作一个悠闲的隐士也好，当作高雅的舞蹈者也好，你都亲近不着。它们影子一般来去，很低调，也很自在，这里像是它们闲置又偶尔回来瞧瞧的庄园。它们在很远的沙滩上走来

晨曦初露，潜河迎接鸟儿第一声问候。河边三两女人洗衣的棒槌声此起彼伏。女人的话被鸟儿说了。鸟儿不露身形，只在那不远处飞来飞去，不停鸣叫，像是一群妇人，把那些欢喜家常，在树枝间搬来搬去。待朝阳升起，一河的安静照出不动声色的草木，照出鸟儿还在那纷纷演出人间幸福的小模样。

西河常见的鸟有五六种。长尾巴叫声明亮的必是鸬鹚。颜色有灰有黑，鸬鹚最喜欢在树头上飞来飞去，一波停下，另一波又起。飞停于落光叶子的树杈间，像是一笔水墨工笔，飞到电线杆上又成了写意。一呼儿飞走了，只留下那细细的电线，似它们划过的痕迹。终于有一只金黄镶绿色羽衣的小鸟落到了我面前。小巧玲珑的，很像主人的样子。它可不是飞来打个野食，她是一个骄傲的小妇人，穿着美丽